

# 《汉语日历》

## 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《汉语日历》

13位ISBN编号：9787309089943

10位ISBN编号：7309089944

出版时间：2012-10

出版社：复旦大学出版社

作者：兴膳宏

页数：247

译者：陈广宏,潘德宝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[www.tushu111.com](http://www.tushu111.com)

# 《汉语日历》

## 内容概要

《汉语日历》内容简介：一年365天的每一天。与表示当令的季节感、年中民俗活动、历史事件的汉语搭配。构成了这本小书。恰好是日历那样的形式。所以就以“日历”为题汉语的材料，以中国和日本的汉文资料为主。偶及近代文学作品。《汉语日历》中使用的“汉语”，基本上就是汉字读音的汉字词语。由于汉语与和语之间的垣墙很低。偶尔也以训读的汉字词语为对象进行讨论。

# 《汉语日历》

## 作者简介

兴膳宏，中国文学研究家。1936年生于福冈。1961年京都大学本科毕业，1966年京都大学博士课程修了。1989年获京都大学文学博士。曾任教于爱知教育大学、名古屋大学，1974年起任京都大学助教授、教授，2000年任京都国立博物馆馆长。现为京都大学名誉教授。

陈广宏，生于1962年，浙江鄞县人。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、副所长，兼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副主任。曾任韩国首尔大学招聘教授、日本早稻田大学交换研究员。

潘德宝，生于1980年，浙江温州人。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生。现在日本关西大学访学。

## 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插图：1日冻蝇 暖和的季节里让人讨厌的苍蝇，在这寒季里虚弱地生息着，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。南宋杨万里的《冻蝇》诗曾描写这种状态：“隔窗偶见负暄蝇，双脚揆拳弄晓晴。”在窗子那头晒太阳的苍蝇，正协调地揉搓着两脚，贪享旭日阳光。“日影欲移先会得，忽然飞落别窗声。”因最早察觉到日影的移动，突然响起飞落到别的窗子的声音。2日寒雀（参彩插图1）南宋杨万里的《寒雀》诗颇有种俳谐味：“百千寒雀下空庭，梅梢小集话晚晴。”无数的雀儿飞落到空无一人的庭院里，在梅梢临时聚在一起，快乐地闲聊夕阳。“特地作团喧杀我，忽然惊散寂无声。”像是故意成群结队地烦扰我，匆遽四散后又悄无声息。近来雀儿骤减，觉得很是寂寞。3日追傩 追傩，是在除夕之夜驱除瘟疫神的朝廷仪式。《徒然草》中“在除夕举行了追傩后，到元旦就接着进行四方拜，很有趣”，即谓此。不久亦在民间普及，而成为今日冬春之节分，也称也作“打鬼”（译者案：立春前夕撒豆子祛除不祥的民俗）。“追傩”只是日本的用法，在中国单以“傩”称。《论语·乡党》有“乡人傩，朝服而立于阼阶”。孔子在乡亲们举行傩的仪式时，穿着礼服正身站立于东面的台阶以表敬意。4日方相氏 京都吉田神社的春分会，传承的是平安时代的宫中仪式传统。夜里，在神殿前的舞殿上，赤、青、黄三鬼登场，挥舞金棒旋转着，乱闹得很。这时候，戴着黄金面具的四目方相氏出现，挥矛驱鬼。方相氏的原型，见于记载中国古代官制的《周礼》，披着熊皮，“黄金四目，玄衣朱裳，执戈扬盾”，率部下驱逐恶鬼。

# 《汉语日历》

## 编辑推荐

《汉语日历》短短的条目中，每个汉语词语内部都是宽广而丰富多彩的世界。相信读者会对此若有所感的。

## 精彩短评

- 1、不是去年是前年，在友邻曼殊君的日记里看到江户时期日本人学习汉语的例句，有“今日风和日暖，我同你看花去罢”，觉得眉目清爽间，另存一种“学语啭春鸟，涂窗行暮鸦”的惹人爱怜。而这可爱的语气，刚刚好适合用来记岁时。作者师承吉川幸次郎先生，无论是时鲜还是花信，都能牵上汉和纠葛的文学史。除却唐贤，引用了很多宋诗，梅尧臣范成大杨万里，想起依四时盐梅的《千家诗》，大概是因为似有俳谐味，读罢又让人“觉得很寂寞”吧。序言中说“汉语与和语之间的垣墙很低”，但细微的差异才最得幽趣，像是小仲马的《茶花女》，日译即是《椿姬》，此外还有那么多对汉诗文的译介与转写，颇有“风景不殊，正自有山河之异”的意趣。想读柏木如亭的《诗本草》，寺门静轩的《江户繁昌记》，夏目漱石的《草枕》，永井荷风的《断肠亭日乘》与含羞且伪恶的太宰治。
- 2、最近看的蹩脚翻译太多真捉急……
- 3、某真的不信翻译有认真读过自己到底写了什么。故只能弃了。
- 4、很多的小知识蛮有趣。
- 5、譯筆樸直而欠風緻。如果就放在臺歷邊角，以一日一頁豆知識的形式編輯出版，一定更好看。
- 6、每个日子都有一段小议论。孩子挺爱看的。不时会说出这本书中讲过的事情。挺好
- 7、竟然还出了中文版
- 8、很有趣味性的一本小书，属于随意翻到哪页就看的类型。不要说，日本学者研究起中国传统诗词来毫不逊色。另外，这书篇幅虽短，但文字安安静静，读起来像是晒着冬天的阳光。
- 9、意義不止在於書之內容，而在於書寫以外。反思我們，真的都如興膳宏先生那樣對古典的淪落心懷悵然之思嗎？
- 10、比中国人还了解中国文化的日本人
- 11、岁时记，读完后却有一种对汉学传承的怅然。
- 12、南大把这本书放到天文学架子上了…
- 13、译林编辑推荐的书。文字之美。
- 14、2015020，岁时的一种，信息量不大
- 15、有意思的小书

1、《汉语日历》作者兴膳宏教授已有多种著作译成中文，如《兴膳宏 文心雕龙 论文集》（彭恩华译，齐鲁书社，1984）、《六朝文学论稿》（彭恩华译，岳麓书社，1986）、《中国古典文化景致》（李寅生译，中华书局，2005）、《异域之眼：兴膳宏中国古典论集》（戴燕译，复旦大学出版社，2006）等，所以中国学术界对这位六朝文学研究大家并不陌生。读者即便通过这些选译本，也很容易总结出兴膳宏教授的治学风格，我们如果读他《新版中国の文学理論》和《中国文学理論の展開》（清文堂，2008）两种代表作，就能更深刻地体会到他重视文献的特点。他曾译注出版了《隋书经籍志详考》（汲古书院，1995），显示了其学问的底色，而影印出版明代冯惟讷的《嘉靖本古诗纪》（汲古书院，2006），说明他对文献的重视是一以贯之的，至于翻译《文心雕龙》、《诗品》、《文镜秘府论》、《金楼子》、《朱子语类》等作品，正可想见其文本细读的扎实作风。这就是日本汉学的优良传统，所以我们很自然地将兴膳宏教授归入到“京都学派”来理解。可是这样的理解脉络，往往不会注意到兴膳宏教授对学术史、研究史的特别关注。如其《中国研究近五十年·文学》（1998）一文梳理了战后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史，陈广宏教授讲课时曾提到，如果将此文与吉川幸次郎的《中国文学研究史》一文合观，可以视为日本明治以来的中国文学研究简史。至于《京都大学近百年的中国文学研究概况》（《人文中国学报》，2004）和几篇回忆其师吉川幸次郎的文章，则勾勒出京都学派的中国文学研究大要。《日本对 文心雕龙 的接受和研究》（1984）一文，则说明他对专书研究更是有着学术史的关怀。翻译《法国近十年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》（1999）一文，则可以说明其学术视野并不囿于东亚。治学风格并不等同于学术兴趣，注意到兴膳宏教授的京都学派渊源，还应该了解他对学术研究的共时关注，所以不该忽视他还翻译过李泽厚的《中国传统美学》，不应忽视他还写过这本《汉语日历》。因为兴膳宏教授还出版过《平成汉字语往来》（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，2007）、《佛教汉语五十话》（岩波书店，2011），所以读者也往往以为这本《汉语日历》不过是众多讨论汉字的词的作品之一。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日本使用汉字的悠久历史，现在大众媒体上还经常出现汉字的测试、汉字游戏，而著名的文字学家白川静还因《字训》一书获得“菊池宽奖”——这个奖一般都授予文学、艺术领域的作家，足见汉字在日本社会的重要性；另一方面也因为中文是现在日本大学中重要的第二外语，学习者颇众，所以有关汉字的普及读物极多，从书店的印象看，这类书甚至比中国还要丰富，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理解《汉语日历》也无可厚非。但是，《汉语日历》应该归入“岁时记”的书写传统。岁时记书写由来有自，宋代王尧臣等编的《崇文总目》中已经专列“岁时”一类，郑樵《通志》改为“月令”类，至清代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则改为“时令”类，虽然名称有异，但这类岁时记作品皆以年节时序为纲，或采风俗，或写人情，时有小品之笔，呈文章之妙，自成一体。此体的源头甚至可以追溯至《大戴礼记·夏小正》、《礼记·月令》等，这些作品多侧重于记录物候，如《逸周书·时训解》“立春之日东风解冻，又五日蛰虫始振，又五日鱼上冰。风不解冻，号令不行；蛰虫不振，阴奸阳；鱼不上冰，甲冑私藏。雨水之日獭祭鱼。又五日鸿雁来，又五日草木萌动”云云，其中“风不解冻，号令不行”之类的警示，说明岁时书写也蕴含着政治理念、人伦道德，不只是记录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。《四民月令》“正月”条对此表现得更为明显，“正月之旦，是谓‘正日’，躬率妻孥，絜祀祖祢”，然后说明此前三日当斋式，礼毕后又当“称觞举寿”，“谒贺君、师、故将、宗人、父兄、父友、友、亲、乡党耆老”，记录了岁时与人伦的配合，可以说岁时一经这套系统的书写，就不再只是自然的，而是社会的、人文的。从文学的角度看，这样的岁时书写也是抒情的，其理论基础在《文心雕龙》已经道出：“春秋代序，阴阳惨舒，物色之动，心亦摇焉。盖阳气萌而玄驹步，阴律凝而丹鸟羞；微虫犹或入感，四时之动物深矣。若夫珪璋挺其惠心，英华秀其清气；物色相召，人谁获安？”而岁时记书写就隐含着这一气感类应的世界观，岁时记一类作品都是以岁时展开，年节岁时的铺排感召着读者，岁时物候与人心款曲暗通，不必明言悲情愁绪，一句中秋月明，读者自可意会，它是一种知识系统，也是一种抒情模式。可以说岁时记正是中国式的抒情，如南北朝时期梁朝宗懔《荆楚岁时记》记：“正月七日为人日……登高赋诗”，“登高赋诗”就是一种诗性的活动，这一条自然就包含了人日的抒情。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，《荆楚岁时记》提到正月一日要进屠苏酒，而兴膳宏《汉语日历》的“一月一日”也提到这一习俗，正是意外的相合。这一类岁时记中国极多，如《千金月令》、《齐人月令》、《保生月令》、《金门岁节记》、《四时宝镜》、《秦中岁时记》、《辇下岁时记》、《四时纂要》、《岁华纪丽》、《岁时广记》、《养生月览》、《玉烛宝典》、《金谷园记》等，清人不只辑前代之佚书，还动笔创作，这里就不一一列出了。需要说明的是，西历通行以

来，这种岁时记书写传统似乎就断了，黄遵宪《新历》一诗早就观察到新历与旧历在岁时上的凿枘不合：“梧桐叶落闰难知，萸荚枝抽不计期。只记看花携酒去，明朝日曜得闲时。”“梧桐叶落”、“萸荚枝抽”原来都是计量岁时的物候表征，黄遵宪的感喟，说明物候与新历已不相符，而岁时记的传统随着新历而消亡。我们便不容易再回到这种抒情的传统中去了，所以我们以为这些岁时记不过是民俗资料，或者认为它们不过是农书，对它们的理解开始隔膜了，体会不到它们的抒情性了。日本或者说东亚，都是共享着这一岁时的抒情传统。日本的俳句中就必须有一个表示季节的“季语”，岁时的抒情性更为明显，或者说抒情与岁时的绾结更为紧密，他们不但从中国输入各种岁时记作品，如清代的顾禄《清嘉录》便在日本得到大量的翻刻，日本人也创作了大量的岁时记，如《本朝月令》、《年中行事秘抄》、《年中行事抄》、《师光年中行事》等。岁时记写作在中国随着西历通行而渐渐退出历史，但日本却是慢慢地转成新历的岁时，这可以归因于日本的气候，四季分明，樱花过后，杜鹃随之，但看周遭的颜色，也能生发出逝者如斯之叹，也许日本人更能感受岁时变迁，所以岁时感人动物的抒情模式，并未随着新历而与之俱逝。明治初期人们便试图将旧候物与新历再次联结，如森春涛《新历谣》：春入杏花红未酣，轻寒脉脉雨氤氲。新来燕子应相语，江上已过三月三。四月方看寒食花，中秋正见下弦娥。几回繙历检诗料，添得虽多减亦多。此诗中三月三的燕子、四月寒食、下弦月的中秋，都是候物与新历的错位，诗人虽然感叹，但也承认新历的岁时仍有诗料，即日本的新历岁时保留了抒情性。明治初改用太阳历后，日本人不断改编出版新的岁时记，将这种抒情传统也延续至今。《新编俳谐题鉴》、《新题季寄俳谐手洋灯》、《俳谐新闻志》、《俳谐岁时记新刊草》、《明治岁时记》、《明治岁时记讲义》等，都是从江户时代的岁时记改编而来。明治三十年代开始，岁时记实用性和文学性并重，明治末期，多种岁时记冠以辞典之名，这样书写的脉络延绵至今，现代日本的书店里仍有大量的直接题作岁时记的作品。而岁时记的内容变得更为复杂，甚至还出现了《疾病岁时记》，著名的出版社平凡社，还制作了电子版的岁时记（*くらしのこよみ*），依时推送七十二候和二十四节气相关内容，我相信在电子时代，岁时记也有安身立命之处。兴膳教授这部《汉语日历》一书，每天一个汉字词，间或征引汉诗文，尽显作者的博雅与严谨，似乎不再是一部抒情作品了。不过，我们回到书写的场景中去，该从“京都学派”的传统，还是兴膳教授的学术兴趣，抑或是岁时记的书写传统来读它，应该是明确的。兴膳教授写作时，并不刻意强调这一不绝如缕的抒情传统，他在“弁言”中说，这部书受到了法国和中国两种台历的启发，只在“后记”提到了桑原武夫《一日一言——人类的智慧》影响，透露出日本的岁时记书写氛围。说到“渊源”，突然记起李寅生先生（《中国古典文化景致》的译者）《我与兴膳先生》一文，文章发表在他的新浪博客，内容是兴膳教授亲口告诉李先生的。据兴膳教授的家谱记载，兴膳教授的祖先是中国人，为明朝的一位王子，乃郕王一脉，李自成攻入北京时，兴膳教授的祖先、那位明朝王子只有两岁，由一位日本商人带到了日本，幕府的将军赐姓兴膳。兴膳这个姓，在日本是极为少见。这些内容的真实性恐怕要进一步考证，写到时里，我不禁怀疑“渊源”是否真的有助于了解兴膳教授，或者有助于了解这本《汉语日历》，失落了岁时抒情传统的中国，是否依然能否激发出日本读者相同的感受？（[日]兴膳宏著，陈广宏、潘德宝译：《汉语日历》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）



# 《汉语日历》

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[www.tushu111.com](http://www.tushu111.com)